

清
平
山
堂
话
本

【明】洪楦 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清
平
山
堂
话
本



【明】洪楸 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平山堂话本 / (明) 洪楸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8.1

(中国古典小说丛书)

ISBN 978-7-5075-4842-6

I. ①清… II. ①洪… III. ①话本小说—小说集—中国—明代 IV. ①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25183号

清平山堂话本

著 者: (明) 洪 楸

责任编辑: 刘超平 徐日莉

特约编辑: 余 庆

装帧设计: 格林文化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bs.com.cn>

投稿邮箱: hwbs@126.com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39 责任编辑 010-58336222

发行部 010-58336270 010-5624915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198千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4842-6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古典小说丛书”出版说明

所谓“古典小说”云者，其义有二焉：一曰，但凡古代之小说，皆可谓之“古典小说”；一曰，但凡技法未受泰西影响之小说，亦可谓之“古典小说”。然此特就今人之观念言之耳。

揆诸坟典，“小说”一词，出自《庄子·外物篇》，其言曰：“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由此观之，庄子所谓“小说”，不过琐屑之言，以其无关道术，故以小说名之耳。

炎汉成、衰之世，刘向、刘歆父子典校秘书，检讨百家学说，取桓谭《新论》“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治家，有可观之辞”之意，把《伊尹说》《鬻子说》诸书，归为“小说家”之书，而《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继之。夷考其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语出《汉志》），此亦非后世之小说也。

唐修《隋书》，其《经籍志》立论本诸《汉志》，以小说为“街谈巷语之说”（《隋书·经籍志》语）。当此之时，小说之名虽同，而其类目稍广，举凡《燕丹子》《世说》《述说》之属，皆可入诸小说名下。

后晋修《唐书》，其《经籍志》立论与《隋志》无异，以《博物志》隶小说，此为“神异志怪之书”入小说之始。

天水一朝，欧阳文忠公撰《新唐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新唐志》），以《列异传》《甄异传》《续齐谐记》《感应传》《旌异记》等“史部·杂传类”之书移于“小说类”。至是，小说之部类日夥。

及元脱脩《宋史》，《艺文志·小说类》承《新唐志》之旧而增广之。

明胡应麟以小说繁夥，派别滋多，于是综核大凡，分小说为六类：一曰“志怪”，一曰“传奇”，一曰“杂录”，一曰“丛谈”，一曰“辩订”，一曰“箴规”。至此，小说一类已蔚为大观，脱《汉志》“街谈巷语”之成规。

清修“四库”，《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别小说为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而又损益之。考诸《提要》，则损益可知：一曰，进“丛谈”“辩订”“箴规”为“杂家”；一曰，隶《山海经》《穆天子传》诸书于小说。小说范围，至是乃稍整洁矣。其分目虽殊，而论述则袭诸旧志。

曩者宋元明清之史志，难觅“平话”“演义”之书，此特士夫习气，鄙其为末流所使然也。史家成见，一至于斯。今人刻书，自当脱古人窠臼。

说部诸书，以文体分，有“白话”“文言”之别；以体裁分，有“话本”“传奇”“演义”之别；以内容分，有“佳话”“世情”“侠义”“家将”“神魔”之别。细玩其文，既有劝世之良言，亦有“诲淫诲盗”之糟粕，而抉择去取，转成读说部书之第一要务。以此之故，我社特于说部诸书择其精者，辑之而为“中国古典小说丛书”，凡百余种。

然说部之书浩如烟海，其精者又何限于区区百十之数？此次出版，难免遗珠之憾。然能俾读者因之而省择取之劳，进而得窥说部精要，示人以津梁，则尚不违出版“中国古典小说丛书”之初心。

说部之书，多出自书坊，脱误错乱，在所难免，故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外，尚需广施校讎，始得成其为可读之书。以此之故，我社多方搜罗以定底本，精排其版以美其观，躬自校讎以正讹误，然后付诸枣梨，装订成书，以飨读者。

限于编者学力有限，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祈广大方家、读者诸君不吝批评斧正。凡能指出书中一二谬误者，皆为吾师，吾人不胜感激之至。

华文出版社编辑部

2017年10月26日

目 录

卷一

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	001
简帖和尚·····	005
西湖三塔记·····	017
合同文字记·····	026
风月瑞仙亭·····	031

卷二

蓝桥记·····	037
快嘴李翠莲记·····	040
洛阳三怪记·····	052
风月相思·····	062
张子房慕道记·····	074

卷三

阴鹭积善·····	084
陈巡检梅岭失妻记·····	089
五戒禅师私红莲记·····	101
刎颈鸳鸯会·····	109
杨温拦路虎传·····	120

雨窗集上

花灯轿莲女成佛记·····	135
曹伯明错勘赃记·····	146
错认尸·····	151
董永遇仙传·····	166

戒指儿记····· 175

雨窗集下

欹枕集上

羊角哀死战荆轲····· 189

死生交范张鸡黍····· 195

欹枕集下

老冯唐直谏汉文帝····· 202

汉李广世号飞将军····· 209

夔关姚卞吊诸葛····· 215

雪川萧琛贬霸王····· 222

李元吴江救朱蛇····· 230

卷一

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

入话：

谁家柔女胜姮娥，行速香阶体态多。
两朵桃花焙晓日，一双星眼转秋波；
钗从鬓畔飞金凤，柳旁眉间锁翠（娥）[蛾]^①。
万种风流观不尽，马行十步九蹉跎。

这首诗是柳耆卿题美人诗。

当时是宋神宗朝间，东京有一才子，天下闻名，姓柳，双名耆卿，排行第七，人皆称为“柳七官人”。年方二十五岁，生得丰姿洒落，人材出众。吟诗作赋，琴棋书画，品竹调丝，无所不通。专爱在花街柳巷，多少名妓欢喜他。在京师与三个出名上[厅]行首打暖：一个唤做陈师师，一个唤做赵香香，一个唤做徐冬冬，这三个顶老陪

① 小括号的文字表示底本疑误，中括号用于订误或缺。

钱，争养着那柳七官人。三个爱这柳七官人，曾作一首词儿为证。其词云：

师师媚容艳质，香香与我情多，冬冬与我煞脾和，独自窝盘三个。 撰
字苍王未肯，权将“好”字停那。如今意下待如何？“奸”字中间着我。

这柳七官人在三个行首家闲耍无事，一日，作一篇歌头曲尾。歌曰：

十里荷花九里红，中间一朵白松松。

白莲则好（模）[摸]藕吃，红莲则好结莲蓬。

结莲蓬，结莲蓬，莲蓬好吃藕玲珑。开花须结子，也是一场空。一时乘酒兴，空肚里吃三钟。（番）[翻]身落水寻不见，则听得采莲船上，鼓打扑咚咚。

柳七官人一日携仆到金陵城外，玩江楼上，独自个玩赏。吃得大醉，命仆取笔，作一只词，词寄《虞美人》，乃写于楼中白粉壁上。其词曰：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由）[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柳七官人词罢，掷笔于楼，拂袖而返京都。

这柳耆卿诗词文采，压于才士。因此近侍官僚喜敬者，多举孝廉，保奏耆卿为江浙路管下余杭县宰。柳耆卿乃辞谢官僚，别了三个行首，各各钱别而不忍舍。遂别亲朋，将带仆人，携琴、剑、书籍，迤迤在路，不一日，来到余杭县上任。端的为官清政，讼简词清。

过了两月，用己财起造一楼于官塘水次，效金陵之楼，题（之）额曰“玩江楼”，以自取乐。本处有一美丽歌妓，姓周，小字月仙，

柳七官人每召至楼上歌唱祇应。柳县宰见月仙果然生得：

云鬓轻梳蝉翼，（娥）[蛾]眉巧画春山。朱唇注一颗夭桃，皓齿排两行碎玉。花生媚脸，冰剪明眸；意态妖娆，精神艳冶。岂特余杭之绝色，尤胜都下之名花。

当日酒散，柳县宰看了月仙，春心荡漾，以言挑之。月仙再三拒而弗从而去。柳七官人（交）[教]人打听，元来这周月仙自有个黄员外，情密甚好。其黄员外宅，与月仙家离古渡一里有余，因此，每夜用船来往。耆卿备知其事，乃密召其舟人至，吩咐（交）[教]伊：“夜间船内强奸月仙，可来回复，自有重赏。”其舟人领台旨去了。

却说周月仙，一日晚，独自下船，欲往黄员外宅去。月色明朗，船行半路，舟人将船缆于无人烟处，走入船（仓）[舱]内，不问事由，向前将月仙搂抱在（仓）[舱]中，逼着定要云雨。周月仙料难脱身，不得已而从之。与舟人云收雨散，月仙惆怅而作诗歌之：

自恨身为妓，遭淫不敢言。
羞归明月渡，懒上载花船。

是夜周月仙被舟人淫勾，不敢明言，乃往黄员外家，至晓回家。

其舟人已自回复柳县宰。县宰设计，乃排宴于玩江楼上，令人召周月仙歌唱，却乃预令舟人假作客官预坐。酒半酣，柳县宰乃歌周月仙所作之诗，曰：

自恨身为妓，遭淫不敢言。
羞归明月渡，懒上载花船。

柳耆卿歌诗毕，周月仙惶愧羞惭满面，安身无地，低首不语。耆

卿命舟人退去，月仙向前跪拜，告曰：“相公恕贱人之罪，望怜而惜之！妾今愿为侍婢，以奉相公，心无二也！”当日，月仙遂与耆卿欢洽。耆卿大喜，而作诗曰：

佳人不自奉耆卿，却驾孤舟犯夜行。
残月晓风杨柳弄，肯教辜负此时情！

诗罢，月仙拜谢耆卿而回。自此，日夕常侍耆卿之侧，与之欢悦无怠。

忽一日，耆卿酒醉，命月仙取纸笔，作一词，词寄《浪里来》。词曰：

柳解元使了计策，周月仙中了机扣。我（交）[教]那打渔人准备了钓鳌钩。你是惺惺人，算来出不得文人手。姐姐，免劳惭皱，我将那点钢锹掘倒了玩江楼。

柳七官人写罢，付与周月仙。月仙谢了，自回。

这柳县宰在任三年，周月仙殷勤奉从，两情笃爱。却恨任满回京，与周月仙相别，自回京都。到今风月江湖上，万古渔樵作话文。

有诗曰：

一别知心两地愁，任他月下玩江楼。
来年此日知何处？遥指白云天际头。

又诗曰：

耆卿有意恋月仙，清歌妙舞乐怡然。
两下相思不相见，知他相会是何年？

简帖和尚

(亦名《胡姑姑》，又名《错下书》)

公案传奇

入话：

《鹧鸪天》

白芷新袍入嫩凉，春蚕食叶响长廊。禹门已准桃花浪，月殿先收桂子香。
鹏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明年此日青云去，却笑人间举子忙。

大国长安一座县，唤做咸阳县，离长安四十五里。一个官人，复姓宇文，名绶，离了咸阳县，来长安赴试，一连三番试不过。有个浑家王氏，见丈夫试不中归来，把复姓为题，作个词儿，专说丈夫试不中，名唤做《望江南》，词道是：

公孙恨，端木笔俱收，枉念歌馆经数载，寻思徒记万余秋，拓拔泪交流。
村仆固，闷驾独孤舟。不望手勾龙虎榜，慕容颜老一齐休，甘分守闾丘。

那王氏意不尽，看着丈夫，又作四句诗儿：

良人得（得）[意]负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

君面从今羞妾面，此番归后夜间来。

宇文解元从此发忿道：“试不中，定是不归！”到得来年，一举成名了，只在长安住，不归去，浑家王氏见这丈夫不归，理会得道：“我曾作诗嘲他，可知道不归。”修一封书，叫当直王吉来：“你与我将这封书去四十五里，把与官人。”书中前面略叙寒暄，后面作只词儿，名做《南柯子》。词道是：

鹊喜噪晨树，灯开半夜花，果然音信到天涯，报道玉郎登第出京华。

旧恨消眉黛，新欢上脸霞。从前都是误疑他，将谓经年狂荡不归家。

去这词后面，又写四句诗道：

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佳气浮。

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

宇文绶接得书，展开看，读了词，看罢诗，道：“你前回作诗，教我从今归后夜间来，我今试过了，却要我回。”就旅邸中，取出文房四宝，作了只曲儿，唤做《踏（沙）[莎]行》：

足蹶云梯，手攀仙桂，姓名高挂登科记。马前喝道状元来！金鞍玉勒成行缀。宴罢归来，恣游花市，此时方显平生志。修书速报凤楼人，这回好个风流婿！

作毕这词，取张花笺，折叠成书，待要写了付与浑家，正研墨，觉得手重，惹（番）[翻]砚，水滴儿打湿了纸。再把一张纸折叠了，

写成[一]封家书，付与当直王吉，教吩咐家中孺人：“我今在长安试过了，到夜了归来。急去传语孺人：‘不到夜，我不归来！’”王吉接得书，唱了喏，四十五里田地，直到家中。

话里且说宇文绶发了这封家书，当日天色晚，客店中无甚底事，便去睡。方才朦胧睡着，梦见归去，到咸阳县家中，见当直王吉在门前，一壁脱下草鞋洗脚，宇文绶问道：“王吉，你早归了？”再四问他，不应。宇文绶焦（噪）[躁]，抬起头来看时，见浑家王氏把着蜡烛，入去房里。宇文绶赶上来叫：“孺人，我归了。”浑家不（采）[睬]，他又说两声，浑家又不（采）[睬]。宇文绶不知身是梦里，随浑家入房去，看这王氏时，放烛灯在（卓）[桌]子上，取早间一封书，头上取下金篦儿一剔，剔开封皮看时，却是一幅白纸。浑家（底）[含]笑，就灯烛下把起笔来，就白纸上写了四句诗：

碧纱窗下启缄封，一纸从头彻底空。
知尔欲归情意切，相思尽在不言中。

写毕，换个封皮，再来封了，那妇女把金篦儿去剔那蜡烛灯，一剔剔在宇文绶（敛）[脸]上，吃一惊，撒然睡觉，却在客店里床上睡，灯犹未灭。桌子上看时，果然错封了一幅白纸归去，（着）[取]一幅纸写这四句诗。

到得明日，早饭后，王吉把那封[回]书来，（折）[拆]开看时，里面写着四句诗，便是夜来梦里见那浑家做底一般，当便安排行李，即时归家去。这便唤做“错封书”。

下来说底便是“错下书”。有个官人，夫妻两口儿正在家坐地，一个人送封筒帖儿来与他浑家。只因这封筒帖儿，变出一本跷蹊作怪底小说来。正是：

尘随马足何年尽？事系人心早晚休。

淡画眉儿斜插梳，不忤拈弄绣工夫。云窗雾阁深深处，静拂云笺学草书。
多艳丽，更清姝，神仙标格世间无。当时只说梅花似，细看梅花却不如。

东京汴州开封府枣槩巷里，有个官人，复姓皇甫。单名松。本身是左班殿直，年二十六岁，有个妻子杨氏，年二十四岁，一个十三岁的丫环，名唤迎儿，只这三口，别无亲戚。

当时，皇甫殿直官差去押衣袄上边回来，是年节第二节。（去）[这][枣]槩巷口，一个小小底茶坊。开茶坊人唤做王二。当日茶市方罢，（相）[已]是日中，只见一个官人入来。那官人生得：

浓眉毛，大眼睛，颧鼻子，略绰口。头上裹一顶高样大桶子头巾，着一领大宽袖斜襟褶子，下面衬贴衣裳，甜鞋净袜。

入来茶坊里坐下。开茶坊的王二拿着茶盏，进前唱喏奉茶。

那官人接茶吃罢，看着王二道：“少借这里等个人。”王二道：“不妨。”等多时，只见一个男女托个盘儿，口中叫：“卖鹤鹑饽饽儿！”官人把手打招，叫：“买饽饽儿。”僧儿见叫，托盘儿入茶坊内，放在（卓）[桌]上，将条篋篋穿那饽饽儿，捏些盐，放在官人面前，道：“官人吃饽饽儿。”官人道：“我吃。先烦你一件事。”僧儿道：“不知要做甚么？”那官人指着枣槩巷里第四家，问僧儿：“认得这人家么？”僧儿道：“认得，那里是皇甫殿直家里。殿直押衣袄上边，方才回家。”官人问道：“他家有几口人？”僧儿道：“只是殿直，一个小娘子，一个小养娘。”官人道：“你认得那小娘子也不？”僧儿道：“小娘子寻常不出帘儿外面，有时叫僧儿买饽饽儿，常去，认得。问他做甚么？”

官人去腰里取下版金线篋儿，抖下五十来钱，安在僧儿盘子里。僧儿见了，可煞喜欢，叉手不离方寸：“告官人，有何使令？”官人

道：“我相烦你则个。”袖中取出一张白纸，包着一对落索环儿，两只短金钗子，一个简帖儿，付与僧儿道：“这三件物事，烦你送去适间问的小娘子，你见殿直，不要送与他，见小娘子时，你只道官人再三传语，将这三件物来与小娘子，万望笑留。你便去，我只在这里等你回报。”

那僧儿接了三件物事，把盘子寄在王二茶坊柜上。僧儿托着三件物事，入枣窠巷来，到皇甫殿直门前，把青竹帘掀起，探一探。当时皇甫殿直正在前面（校）[交]椅上坐地，只见卖饅飶的小厮儿掀起帘子，猖猖狂狂，探一探了便走，皇甫殿直看着那厮，震威一喝，便是：

当阳桥上张飞勇，一喝曹公百万兵。

喝那厮一声，问道：“做甚么？”那厮不顾便走，皇甫殿直拽开脚，两步赶上，摔那厮回来，问道：“甚意思？看我一看了便走。”那厮道：“一个官人教我把三件物事与小娘子，不教把来与你。”殿直问道：“甚么物事？”那厮道：“你莫问，不教把与你！”皇甫殿直搭得拳头没缝，去顶门上屑那厮一撮，道：“好好的把出来教我看！”那厮吃了一撮，只得怀里取出一个纸裹儿，口里兀自道：“教我把与小娘子，又不教把与你！”

皇甫殿直劈手夺了纸包儿，打开看，里面一对落索环儿，一双短金钗，一个简帖儿。皇甫殿直接得三件物事，拆开筒子看时：

某皇恐再拜，上启小娘子妆前：即日孟春谨时，恭惟懿候起居万福。某外日荷蒙持杯之款，深切仰思，未尝少替。某偶以薄干，不及亲诣，聊有小词，名《诉衷情》，以代面禀，伏乞懿览。

词道是：

知伊夫婿上边回，懊恼碎情怀。落索环儿一对，简子与金钗。伊收取，莫疑猜，且开怀。自从别后，孤帏冷落，独守书斋。

皇甫殿直看了简帖儿，劈开眉下眼，咬碎口中牙，问僧儿道：“谁（交）[教]你把来？”僧儿用手指着巷口王二哥茶坊里道：“有个粗眉毛、大眼（精）[睛]、蹶鼻子、略绰口的官人，教我把来与小娘子，不教我把与你。”皇甫殿直一只手摔着僧儿狗毛，出这枣梨巷，径奔王二哥茶坊前来。僧儿指着茶坊道：“恰才在（撈）[这]里面打底床铺上坐地底官人，教我把来与小娘子，又不（交）[教]把与你，你却打我。”

皇甫殿直再摔僧儿回来，不由开茶坊的王二分说。当时到家里，殿直焦躁，把门来关上，闷来闷（了）[去]，吓得僧儿战做一团。

殿直从里面叫出二十四岁花枝也似浑家出来，道：“你且看这件物事！”那小娘子又不知上件因依，去交椅上坐地。殿直把那简帖儿和两件物事度与浑家看。那妇人看着简帖儿上言语，也没理会处。殿直道：“你见我三个月日押衣袄上边，不知和甚人在家中吃酒？”小娘子道：“我和你从小夫妻。你去后，何曾有人和我吃酒！”殿直道：“既没人，这三件物从那里来？”小娘子道：“我怎知！”殿直左手指，右手举，一个漏风掌打将去。小娘子则叫得一声，掩着面，哭将入去。

皇甫殿直叫将十三岁迎儿出来，去壁上取下一把箭簪子竹来，放在地上，叫过迎儿来。看着迎儿生得：

短胳膊，琵琶腿。劈得柴，打得水。会吃饭，能屎尿。

皇甫松去衣架上取下一条绦来，把妮子缚了两只手，掉过屋梁